可知已故曰從太極發根是聖從乾元發根是仁及其至一也曰既二之矣奚其一曰仁有專言者有偏言者專言之仁無對之仁也屬乎先天所以合於聖也偏言之仁有對之仁也屬乎後天所以分於聖也個中消息要在默而識之非解可及也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甲辰

或問孟子道性善允矣柰氣拘物蔽何曰子目能視否耳能聽否口能味否鼻能嗅否手能持否足能行否曰能曰若是則誰拘子者已而又曰子目之於視能辯妍強否耳之於聽能辯清濁否口之於味能辯甘苦否鼻之於嗅能辯香臭否手之於持能辯輕重否足之於行能辯平險

否曰能曰若是則誰蔽子者曰然則曷為有堯舜蹻跖曰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若謂這個一邊生成只會向好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邪一邊生成只會向乖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正是落地時人品便定了殆不其然曰畢竟向好路上去便覺難向乖路上去便覺易何故曰難也不難易也不易只在子一念間是故堯自堯也舜自舜也蹻

自蹻也跖自跖也拘自拘也蔽自蔽也切莫寃三賴四自討出路自悞自家到做得狼狽了那時誰替你分疏又誰聽你分疏曰然則朱子之說非歟曰何為其然也吾嘗譬之。性是主人翁。氣是客。欲是奴僕。主弱則客強。主闇則奴僕用事。然而主人翁固自在。朱子不云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乎正為子指點出主人翁子第從這裡認取作起主來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縱是恁麼樣的氣質也應變化縱是恁麼樣

的物欲也應退聽至此豈惟不子拘不子蔽且
各各出而為子效疏附奉奔走也努力努力
程伯子識仁說至矣予切以為更參諸顏子欲罷
不能欲從末由兩案始盡何則學者未能識仁
其功夫猶或有作而有輟既識得便覺無可歇
手處即欲不為之防檢自不容不防檢即欲不
為之窮索自不容不窮索所謂欲罷不能也學
者欲求識仁其功夫必且有作而無輟既識得
反覺無可措手處即欲為之防檢這裡却靠不
得防檢即欲為之窮索這裡却靠不得窮索所
謂欲從末由也是故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百尺
竿頭事也欲罷不能欲從末由百尺竿頭進步
事也個中消息最微切宜仔細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豈古
亘今顛撲不破却亦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
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
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

之說息予以為未也別氣質於性則性明涵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史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思此等人若肯回心轉念要去為聖為賢比諸常人莫更容易在惜乎走差了路頭却做成古今第一大惡

羅念菴先生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不是現成的那個是現成的且良知不是現成的難道是做成的此個道理稍知學者類能言之念菴寧不曉得而云爾只因人自有生以來便日向情欲中走見聲色逐聲色見貨利逐貨利見功名逐功名勞勞攘攘了無休息這良知却擲在一邊全然不採有時覿面相逢亦漠然不認久

久習熟那一切後來添上的日親日近遂爾不招而集不呼而應反似現成那原初現成的日疎日遠甚且爍其能覺察我能檢點我能阻碍我專務蒙蔽反成胡越於此有人焉為之指示本來面目輒將見成情識冒作見成良知這等亂話豈不自欺欺人於此又有人焉提出個致字謂須着實去致方得良知到手輒又言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自現成何用費纖毫氣力這等大話豈不自悞悞人其為天下禍甚矣

念菴目擊心恫不得已特開此口以為知此庶幾聞者驟而笑徐而訝已而漸漸省發證入身來即今現成的是良知不是良知原初見成的即今還留在這裡還去在那裡自將慚愧驚惶食不安寢不安百計圖維求復故物於是亡者始可得而存缺者始可得而完耳存即存其所未嘗亡完即完其所未嘗缺謂是見成良知可也以其由亡而存由缺而完謂是做成良知亦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無兩良知也然則念菴

言世間那有現成良知正所以激發頑懦破除
狂誕俾之實致良知也其有功於陽明大矣乃
說者反因是疑其未透性也豈不重孤負哉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猶言世間那有現成聖人但
說個世間那有現成聖人人只泛泛聽過還覺
意味短淺說個世間那有現成良知人定要疑
起來既有疑便須討出中間緣故既討出中間
緣故便自住手不得更覺意味深長也
心齋一日出遊歸陽明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
人都是聖人陽明曰你看滿街人是聪人滿街
人到看你是聪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
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
都是聖人陽明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予惟
所以謂滿街人都是聖人正謂滿街人都有現
成良知耳念菴却反其說曰世間那有現成良
知今觀陽明於心齋則以一熱語挑之於蘿石
則以一冷語掃之固是陶鑄妙手亦是稽奬深
心假令是時聞念菴之言其必喟然嘆曰吾與

子也

就良知論非特堯舜是現成的即桀紂亦是現成的然而一邊做了堯舜一邊做了桀紂何也吾人須於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桀紂之所以為桀紂處一查方有省發且就桀紂論非特良知是見成的即他彌天富貴亦豈不是現成的渠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又豈不是要安然坐享現成的畢竟作何結果也然則見成足恃乎不足恃乎可以觀矣

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何以異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他認源頭處差耳

吾於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濬卧病處州陽明謂之曰病物亦難格惟濬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

是功夫此如豁我以蘇苓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為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脩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朮吾服之半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陽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駁之者予不敢以為然也如曰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似矣竊謂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為知何啻千里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似矣竊謂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似矣竊謂即本體為功夫何能非所即功夫為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孟子之言存心也就為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恐未有以折之也曰傳習錄中一段却自可疑錄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

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捭闔篇捭者開也陽也闔者閉也陰也蘇張二子從鬼谷游恰就這裡窺見個妙處將來作弄如遂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乎世之認識神為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

或問人以無善無惡四字為易簡之宗子以無善無惡四字為支離之祖何也曰夷善為惡銷有為無大費力在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乃所謂易簡也曰孟子道性善更不能說性如何樣善只道得個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着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公姑無問我善在何處我且問公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

何指出曰如此我且不必問公性在何處公試為我言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恁着不着更有一問人言目之性曰明耳之性曰聰信乎曰何也曰吾欲問公目中何處着個明耳中何處着個聰曰能視色之謂明明非色也能聽聲之謂聰聰非聲也如何覓他着處曰是矣是矣公若認善做一件物有色可視有聲可聽會須覓個着處若知善非色非聲正應就不見不聞默默體取如何說性中無處着

個善請借禪門一個公案為證李江州問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澈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還是否曰然智常曰循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而今若判得這公案便自了了曰孟子畢竟不曾說性如何樣善其故安在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七篇中何一句不說這個識者只爛漏泄太甚奚其云曰固是但覺不曾指破源頭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待公究勘到此再作商量未晚也或憮然而退

或問大學之言獨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中庸之言獨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今之言獨也曰與物無對孰當曰繹十視十指之義令人欲一毫自恣而不得繹莫見莫顯之義令人欲一毫自瞞而不得繹與物無對之義令人欲一毫自褻而不得皆喫緊為人語也

予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輕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濃處多見[illegible]新吾便自覺腐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溟便自覺低處多見劉紹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儕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李脩吾便自覺小處多見張養沖便自覺嫩處多今且二十餘年往矣果能有瘳於萬分一乎抑亦猶然故吾乎日月

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予所為
寤寐反覆。而不敢以宴者也。
王荊公操行文章。種種過人。同時諸君子。並相推
重。其新法至今多採用之。特青苗等事。似涉瑣
屑。不無紛擾。則公令鄞時。亦嘗身親試焉。其行
之善不善。實存乎人。猶未足重為公病也。然而
宋室之微。實自此始。何也。只是不小心之過耳。
象山曰。初裕陵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及委以政則曰。須實責朕使大有為勿虛歲月。
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宜殺身以報。公曰。君
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盡君道。為臣
則自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
有知斯義者乎。是信然矣。試思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
有敢為斯語者乎。前所云。徒托諸空言。了無毫
髮之補。後所云乃見諸事實。適為自專自用者。
藉兵而齎糧。又不特禍宋而已。揆厥所由。只是

一個不小心遂做成一個無忌憚此固千萬世
相人國者之烱監也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陽明以良知破
之所以虛其實也陽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
蕩矣見羅以脩身收之所以實其虛也皆大有
功於世教然而三言原並列於大學一篇之中
也是故以之相發明則可以之相弁髦則不可
以之相補救則可以之相排擯則不可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于是典試官以聞
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
何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捷如此此老救時手段亦
可以覘其一斑矣余少時聞客譚文貞立朝事
意不大滿公已讀丙寅
遺詔乃始嘆服近復有語及此段者益不覺爽然
自失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為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淆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淆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乎、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乎、曰、如此看甚好、

漢太僕杜密以黨禁歸里、同郡劉勝亦自蜀罷歸、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季陵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今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呈謝之待密彌厚余所識崑山兩賢曰給諫張可菴儀部諸敬陽皆心服而敬事之欣為執鞭張大類劉諸大類杖各成一局然可菴有譽無謗敬陽往往得謗徐而察其得謗之由率為世道人心憤發其不平因以取忤熟詢其邑之人即兒童走卒無不同聲贊頌以為仁人君子而獨一二忌口不無異同之論甚者訟言詆之造作謗書騰播遠邇冀相揺撼適與丁長孺語及之長孺云崑山人受了敬陽的惠敬陽却受了崑山人的虧相對發慨寃竟亦何損於敬陽恰好為敬陽畫出一個獨立不懼圖耳敬陽又絕不以自多每向予津津推可菴歎然遜以為不及予謂此正敬陽之不可及處也尤有不可及處予嘗一日與敬陽從容語因曰孔子纔說個質直而好義便說個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纔說個義以為質便說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是何意思敬陽躍然而起